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当代广州学 评论

(第2辑)

涂成林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涂成林 主 编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当代广州学评论
(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广州学评论. 第2辑 / 涂成林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201-0116-5

I. ①当… II. ①涂…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广州②社会发展-研究-广州 IV. ①F1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9690号

当代广州学评论(第2辑)

主 编 / 涂成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高振华 高 启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与发展出版中心(010)5936714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1千字

版 次 /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116-5

定 价 / 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 研究成果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学术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卞利 (安徽大学)

陈泽泓 (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丁旭光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胡潇 (广州大学)

李江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邱捷 (中山大学)

涂成林 (广州大学)

吴志峰 (广州大学)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

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

张宝秀 (北京联合大学)

张兴杰 (华南农业大学)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陈桂炳 (泉州师范学院)

冯崇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何一民 (四川大学)

鉴传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少川 (泉州学研究所)

孙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涂文学 (江汉大学)

徐俊忠 (广州大学)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谢俊贵 (广州大学)

衣俊卿 (中共中央编译局)

张其学 (广州大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涂成林

编辑部主任 周凌霄 谭苑芳 丁艳华

责任编辑

黄 旭 姚华松 周 雨 汪文姣 戴荔珠 李 文 梁华秀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佑武（广州大学）

傅元海（广州大学）

顾润清（广州日报社）

纪德君（广州大学）

卢护峰（广州大学）

罗交晚（广州大学）

梁凤莲（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李 翔（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马智慧（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饶 涛（北京师范大学）

汪晓曙（广州大学）

叶祥松（广州大学）

张跃国（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周林生（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

曹建文（光明日报社）

龚伯洪（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黄石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蒋晓萍（广州大学）

冷 东（广州大学）

李文新（广州市政府研究室）

刘金球（广州大学）

马 达（广州大学）

聂衍刚（广州大学）

汤 萱（广州大学）

叶曙明（广东教育出版社）

尹 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钟 萍（《城市观察》杂志社）

发刊词

当今世界，国际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故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渐从特色城市研究（如敦煌学、延安学）过渡到对重点城市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以国际知名城市或特色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试图构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尝试，在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域迅速展开。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成都学”“泉州学”等方兴未艾，渐成声势，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当我们反观广州这个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时，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长期雄踞国内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海内外学界对广州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直到前些年仍鲜有人提出研究“广州学”的明确倡议，也很少见“广州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仅与广州当下在国内的总体实力和城市地位不相称，也与广州自秦代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综合门户城市的地位不相称，更与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不相称。可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城市发展趋势和广州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辟“广州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值得欣慰的是，广州在 2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虽然城市定位与功能多有变化，但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这使得广州在中国对外商贸、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以“Canton”为关键词搜索海外研究广州的资料和成果，就会发现关于广州的史料和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 400 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研究广州的高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国内千年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学界广州研究的浩瀚成果，不仅为“广州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广州学”的成熟确

立了国际视野,开启了“广州学”无限发展的可能。

因此,就有了研究“广州学”的倡议和探索,就有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安排,它将扭转和改进当下广州研究中研究机构条块分割、专家学者各自为战、研究成果重叠分散的现状,从学科高度和学术框架来统摄广州研究的不同方面,并遵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广州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

因此,就有了“广州学论坛”的举办,就有了《当代广州学评论》的诞生,它将作为“广州学”协同创新的公共平台,汇集海内外“广州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努力汇聚和传播“广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广州学”研究的高端学术品牌。

衷心期望海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见证《当代广州学评论》的发轫、成长和成熟。

《当代广州学评论》编辑部

2015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学科建设研究

广州学的学科布局与城市研究的多向拓展	谭苑芳 / 3
试论广州学的基本属性	陈泽泓 / 10
广州学的学科建构研究	周凌霄 / 20
关于广州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周林生 孙朋朋 / 26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

依托《广州大典》构建广州学的学科基础	涂成林 / 35
《广州大典》在广州学研究中的价值刍议	黄 旭 / 41
广州学的建构与广州地方志的编撰	胡巧利 / 48

广府文化研究

梁启超研究广东文化的学术视域及其历史启示	谢 放 / 59
粤东风情人“蜃楼”	纪德君 / 67

广州学视野下的广州禅学、禅佛教研究	陶乃韩 / 72
广州民间工艺对西方的影响	叶曙明 / 85
广州南海神庙以及庙会的文化意象、价值重构与大众消费 ...	王明星 / 120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文化交流	梁凤莲 / 139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市外贸竞争力研究	刘敬 谢小平 / 152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茶叶之路	冷东 / 162

热点问题研究

坚持开放发展,建设广州对外开放新高地	贺忠 / 189
试论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特征	傅元海 陈丽珊 / 193
广州商业文化特质及其现代意义	丁旭光 / 203
民间社会在广州的发展与走向	李江涛 / 213
广州学学科视野中的广州城市形象研究	刘莉 / 218
论传统村镇活化的基本思路	肖佑兴 罗柳甜 / 225

方法论研究与借鉴

大数据视角下的广州学研究	吴志峰 / 237
论广州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说	王枫云 / 244
徽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历程	卞利 / 254
对广州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陈桂炳 / 270

《当代广州学评论》稿约	/ 274
-------------------	-------

学科建设研究

广州学的学科布局与城市研究的多向拓展*

——基于《广州大典》的研究视角

谭苑芳**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摘要:“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现代学科布局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一学科布局既基于民族学转向以来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文化显现。“广州学”要符合现代学科布局,就应当具有相当的文献基础,尤其需要重视对文献基础的再利用与再阐释。《广州大典》正是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应在对其研究的多向拓展上加以重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的“广州学”研究拓展可以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四个方向。

关键词: 广州学 广州大典 文献基础 学科布局

“广州学”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提出的,这意味着它需要逐步摆脱传统“研究领域”的概念局限,进入一个具有较为严谨的学科史、学科理论和学科应用研究三个维度的现代学科格局之中。换句话说,“广州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应该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学科理论基础和未来应用指向的新兴学科。对于一门新兴学科,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其在现代学科布局中的位置。“广州学”是在 21 世纪的学科格局中提出来的新学科,它理应具有现代学科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之所以成立的现实

*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研究成果;《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重点课题(2015G2202);广州市社科规划、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学”研究资助项目(2015GZXZ02)成果。

** 谭苑芳,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宗教文化、宗教社会学、城市发展研究。

语境基础与学科逻辑起点。

而《广州大典》的编撰,既是中国文献传统的集成与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代学术行为。它可以与“广州学”的现代学科特征形成一种看似相悖、实则暗合的呼应和对话。这种呼应和对话,是以一种兼具中华学术传统特色,又带有很强的未来应用指向的面貌出现的。而这恰是城市或区域研究在现代学科格局中具有较高合法性的双重意义。“广州学”应该建立在《广州大典》的基础上,从这两个方向进行深化和拓展,才能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形成学科前沿。本文尝试以“广州学”和《广州大典》为基础,讨论二者之间在现代学科体系框架内的逻辑关系,并通过这一讨论,揭示出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种可能。

一 现代学科布局视野下的“广州学”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布局就出现了种种新的状况。首先是造端于瑞士学者索绪尔的“语言论转向”,将语言学推到学科布局的核心地位,其影响至今未绝;随后又有来自德国学者卡西尔的“符号学转向”,来自法国学者福柯的“身体转向”;等等。而这些“转向”的背后,蕴含的是“文化”概念的重新崛起。^①一方面,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将地方性的概念追溯到卢梭,以其“民族学转向”(ethnological turn)为在地的、区域的、社群的研究撑开了一片天地;另一方面,所谓“普世”的问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渐次全球化的时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说明,地方性(小传统)与普世性(大传统)之间的张力,其实是构成现代学科布局的基本语境。

如果这种语境是一对矛盾的话,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矛盾的阐释,其主要方面应该是地方性,也就是小传统。事实上,在长期的西方学科体系中,“欧洲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个带有极大局限的“普世性”传统,而正是发端于卢梭、集大成于萨义德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力量,才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得到一定削弱,从而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声”提供了

^① [德] 佩茨沃德:《符号、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可能。也就是说,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是来自东方、东方学的地方性“小传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大传统”构成了话语权挑战,才形成了当前的现代学科体系。当然,这是在学理层面而言的;如果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反向追溯,也可以说现代学科格局的建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的区域研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缩影: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展开单质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研究,目的是维系既有文化传统,保存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如果说上述概论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的学科布局考察的话,“广州学”的兴起在现代学科布局中还有另外一脉的线索可供追寻——文化地理学。在人类学意义之外,文化地理学对现代学科布局的影响,深刻表现在全球化与城市研究的相互关联之中。“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工业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心从老的工业国——美国、西欧和日本向亚太、拉美和迅速工业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世界经济增长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由此,“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研究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热点”^①。从这一现实变迁与学术关切转移的谱系学来看,现代学科布局(区域研究)凸显的是在地城市的特殊性与全球化的普世性之间的关联。这同样也是一组对立的冲突关系,需要立足传统做出富有前瞻性的判断。

从这样相对宏观的学科建构视野来观察“广州学”和《广州大典》,就会发现其远非传统地方文史整理那么简单,其学术关切应该与国际学术前沿相结合,在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张力中,凸显“广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与全球城市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能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现代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值得指出的是,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这造成了“广州学”内部就有众多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需要梳理和辨析;也使“广州学”在整体上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样本意义,而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较量、角力,乃至对话、融合都保存于“传统文本+现实社会生活”

^① 顾朝林:《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沿革和新进展》,《城市问题》2009年第8期。

的双重证据之中，有待“广州学”的深入探讨。概括而言，“广州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学的重新兴盛与全球文化地理学（城市研究）的跨越式进展。可以说，“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地方城市经验的有效性，正是“广州学”得以建立的合法性之基石。

二 “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及其拓展可能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积累，而其文献积累又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广州大典》保存了广州地方文献4000多种，充分构成了“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文献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对文献的利用和阐释。通过阅读、研究文献，使“广州学”产生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推动“小传统”与“大传统”对话，促使广州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深刻地与世界接轨，不但是“广州学”的题中之义，也是《广州大典》研究得以面向未来的重要方式。

当前对于《广州大典》的认识，主要是从地方史志的角度切入的，亦即对传统地方性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但在现代学科体系的格局之中，这种带有很强传统学术研究的视角略显单一。这一方面因为《广州大典》的编撰本身倚重的是方志研究和文献整理队伍，其体例编排也基本是参照传统文献，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的格局进行的。但《广州大典》的研究与利用应在编撰队伍的研究方法与取向之外，别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因为“广州学”的提出时间尚短，尚未形成一种较好地利用文献、阐释文献的眼光、方法与机制，“广州学”与《广州大典》之间缺乏必要的互通互动。这其中不仅有学科认识论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如传统学科研究壁垒森严，人才队伍建设与流动性不足等。而“广州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若能高质量、大面积地融括进《广州大典》的研究，是可以从研究观念与科研实践角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如果说科研实践的调整（如“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范围调整、研究队伍调整等）是一个实务操作的问题，不易通过学术本身加以解决，那么，即使从研究观念更新的角度来说，《广州大典》作为“广州学”文献基础的重要意义，也是可以通过研究方法与取向的拓展，而得到相应的体现的。具体来说，《广州大典》不但可以在传统史志视野中对“广州学”的建立发

挥更带有宏观性、基础性的作用，还可以在微观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等角度，对“广州学”的未来指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经验。前者是对传统史志研究的升级与创新，后者则是对史料文献的再利用与新阐释。两者合力使《广州大典》与“广州学”研究形成一个有术有学、互为表里的完整学科整体。例如对于惠能研究而言，《广州大典》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一般对惠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坛经》上，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进行梳理，惠能形象就显然带有岭南文化的地域性，它不但是建构当代岭南文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为丰富中国佛教史研究提供路径。特别是惠能在传法时所表现的平民思想、坚韧性情，在《广州大典》所收录的典籍中多有显现，包括（明）黄佐《广州通志》、（清）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明）陈璘《罗浮山志》、（清）顾光《光孝寺志》、光孝寺法才《瘞发塔记》、（清）吴兰《南汉金石志》、（清）周广《广东考古辑要》、（宋）方信儒《南海百咏》、（明）费信《星槎胜览》、（清）大汕《海外纪事》、（清）阮元《广州人物志》、（清）尹源进《元功垂范》、（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等文献，都或多或少有所提及，需要加以收罗、整理和分析。因为惠能的这种心态、情感与形象，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广东人的文化心态。但这种文化心态的勾画，是必须建立在《广州大典》文献的基础上的。

三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的多向拓展

“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的相互配合，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拓展。概括来说，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和“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两组四个方向。

所谓“面向传统”，就是指对《广州大典》的研究，既可以从史料文献的角度进行有关广州的传统文化研究，如传记类收录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是研究广东科举史、教育史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还可以从地方性史料中找到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对宏观问题的焦点式讨论。这种小切口、大问题的研究，不但符合现代学术写作的规范，也是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的极好选题。如《广州大典》政书类收录有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可为研究晚清立宪史的变迁提供参考。